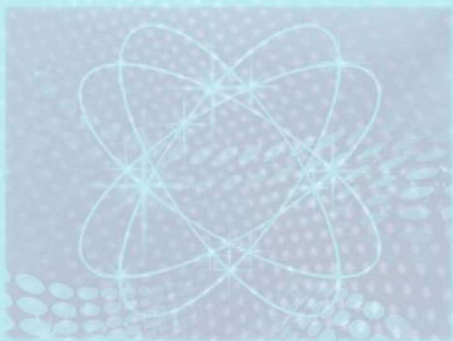


睡睡平安



1

夜阑人静，整座定遥城静悄悄的。

此处位居大运河畔，是南方第一大城，居民富裕，商行集聚。也就因为城内富商众多，为了严防盗匪袭击，四面城墙高大厚实，南北皆有箭垛，檐角修得陡峭难攀。

白昼热闹喧哗的街道，入夜后归于岑寂，只见几盏灯笼在夜风中晃啊晃。

蓦地，一丝火光划破夜空。

“失火了！”

惊叫声由定遥城的大街响起，城内各门各户内，陆续点亮灯火，原本沉睡在梦乡的人们，纷纷跳下床，急着开门察看。

只见火光照亮了大半个夜空，定遥城内最华丽的客栈——四月楼，转眼已经陷入熊熊大火中。

烈焰冲天，伴随阵阵浓烟，隔着大老远就可以看到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警钟响遍全城，每户人家都醒了，男人们匆匆奔向四月楼，个个奋勇争先，端着各种容器舀水，忙着救火。

这场火来势汹汹，难以扑灭，短短的一刻之间，火舌就吞噬了典雅宽阔的前楼。就连堆积在前楼无数的红彩与红灯笼，以及那些贴了大红双喜字、堆了有好几座小山高的珍贵礼品，这会儿也成了一座座的火焰山。

“救火啊，快来人啊！”四月楼的掌柜李达颤抖地叫嚷着，脸色惨白，几乎要跪倒在地上。

完了，全完了！怎么好死不死的，竟会在今晚失火？

这栋四月楼可是南宫家的产业，由李达负责管理多年，如今烧得面目全非，肯定损失惊人。平常日子里失火，就够教人心惊胆战的了，更何况，今几个雅宅里还住着即将过门的少夫人。

南宫家是江南首富，财势惊人，放眼南方，可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就连官府都要给几分薄面。虽然家大业大，偏偏人丁单薄，家中一脉单传，独子南宫远至今未婚。

南宫夫人盼星星、盼月亮的，始终盼不到儿媳，终于在数月前，软硬兼施，手段用尽，也不管儿子愿不愿意，硬是将京城杜府的闺女下聘入定。

婚期将至，新娘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来到定遥城，住进四月楼的雅宅，稍作休息，筹备数日后的婚礼事宜，哪里知道喜事前夕，竟会发生大火！

轰！

又是一声巨响，主楼大柱被烧得断折，掉落地面，喷溅出热烫火花。人们惊叫着，迅速后退。

李达心里焦急，揪着一个脸被熏黑的店小二，连忙问道：“里头的客人们呢？都逃出来了么？”

“都出来了。”店小二连连点头。

“那少夫人呢？”

呜呜，完蛋了，要是让新娘受到任何伤害，南宫夫人非把他千刀万剐不可。

店小二一脸茫然，搔搔脑袋，被烧焦的头发簌簌掉了一大堆。

“少夫人啊！住在雅宅里的少夫人啊！”李达吼道，纵然在火场旁，温度极高，他却毛骨悚然，直冒冷汗。

“呃，那、那要问杜家的人——”

雅宅幽静，位于四月楼后方，但起火那时，每个人都是往前门逃窜，哪里会知道雅宅的情况？！

李达松开手，满头大汗地找啊找，总算瞧见一个护送新娘的男人。

“喂，你、就是你！”仔细一瞧，这才发现，那些男人全聚在一块儿，抬头呆望着盛大的火势，像木头人似的愣在原处。“我问你，你家姑娘人呢？”

火光之下，几个大男人面面相觑，谁也没回答。

他们都是受杜家雇用，护送新娘前来成亲的护卫，跟杜家非亲非故的，只是领了银两办事，一旦性命攸关，当然自个儿先逃命。

李达心里发寒，瞥见几尺之外，几个小丫环抱在一起发抖。他推开人群，又跌又撞地奔过去，哑着嗓子质问。

“你家姑娘呢？”他吼道。

小丫头们抽抽噎噎，胆怯地缩着肩膀。

“呜呜、呜呜，忘、忘了！”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“哇”的一声，啜泣转为大哭。

陪嫁的只有几个小丫环，遇到一场大火，早吓得失魂落魄，全哭成泪人儿，在四月楼里边哭边逃，好不容易逃出火场，等到回过神来，才发现竟把小姐给忘了。

李达脸色白得像纸，扑通一声，真的跪下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大嚷大叫着，跳起身来，回头就往火场里跑。

“少夫人！”

“掌柜的，您不要想不开啊！”店小二扑上前。

“不要拦我、不要拦我，让我进去啊，我对不起南宫家、我对不起夫人、我——”李达挣扎着，通红的眼睛几乎要喷出泪水。新娘没了，夫人肯定要杀了他，死在火场里，只怕比死在夫人手上舒服！

店小二们不敢松手，有的抱手、有的抱脚，把他架得腾空五尺，坚持不让他进去送死。

众人吵闹着，一旁的人仍忙着灭火，但水池里的水都快舀干了，火势却愈烧愈旺，逼得救火的人只能连连后退。

一阵马蹄声响起，几个人策马而来。领队的是一匹全身雪亮的神骏，撒蹄奔来，即使在人潮之中，仍然疾驰如风，没有伤及任何

行人。

南宫家的少主到了。

马蹄停住，其余马匹全因火焰而惊慌，惟独白马不为所动。

白马上的南宫远，望着火场，神情中看不见半分紧张。他俊美无俦，有着一双异常温和深邃的眼睛，一身白衫蓝绣，颀长玉立，黑发束带，在火光中飘逸俊雅得像最上好的青花瓷。

定遥城的捕头雷浩赤裸着上身，举着巨大的水桶，往火场里泼去。“再拿水来，快！”他像头熊般咆哮着，黝黑的身躯上布满汗水，回头看见南宫远到场时，吼得更大声。

“南宫，想想办法，邻近的水池都见底了！”

南宫远略略偏头，唇角微勾，在危急的火场前，模样竟有几分莞尔，与好友的气急败坏截然不同。

那双深邃的眼眸，有着奇怪的魔力，轻易就镇住了场面，原本骚动不安的人们，也不知是被安抚，还是被震慑，全在他的注视下变得安静。

“我身后这几位，是城内薛、王、陈、林四家的公子，他们愿意齐开府门，集结家丁，从府内水池舀水过来。”全城的地形都在南宫远的脑中，火光一起，他立刻做了判断，要求城内四大家族提供帮助。

“来得好！”雷浩大喝一声，把水桶丢给旁人，全身早已被高热烤得黑里透红。

四排人龙，迅速加入救火行列。

“有人受伤吗？”南宫远注视着坍塌的楼房，平淡地开口询问，嗓音醇厚。

产业被烧，他却泰然自若，看不出半点心疼的模样，不问四月楼的损失，先问人们的安危。

雷浩耸肩。

“有十来个人砸伤、几个人烧伤，都不严重就是了。”

“先把伤者送到大夫那里去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火焰乱窜，几乎要波及两旁商家，建筑物崩塌，发出一阵阵轰

然巨响。虽然人手增加，但火势猛烈，这样没头没脑地朝火焰泼水，根本无法灭火。

“看样子，一时半刻只怕还灭不了火。”雷浩说道。

南宫远若有所思地环顾四周，黑眸映着火光，精光四迸。“先把两旁的墙都拆了，十尺内净空，免得延烧左右。”

“然后？”雷浩挑眉，认得那种眼神。

他微微一笑，双腿一夹马腹，胯下白马长声嘶鸣。

“跟上来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找出火点来。”南宫远鞭策坐骑，在火焰边缘驰骋，距离熊熊燃烧的火焰极近，每一步都惊险地踏在没有火苗的地方。

白马腾跃，围观的人们目瞪口呆，谁也没胆量上前。

找出火点，釜底抽薪，是最快的灭火方式。只是火场热烫，靠得太近，随便就会引火上身，根本没人敢上前。大胆地逼近边缘，亲眼寻找火源，那更是危险到极点的行为。

飞蹄踏过，南宫远那身蓝绣白衫在火中闪亮耀眼，从容悠然，火星子甚至烧不到他的衣角。经过一处火焰高窜处时，他的剑眉略略一抬，看了身后大汉一眼，继续又策马往前奔。

雷浩会意过来，暴声高喊。

“这里！”

众人听到指示，立刻群聚过去，大量的冷水哗啦啦地直往火堆里泼去，水分蒸发，冒出阵阵白烟，火焰的威势稍微弱了些。

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转眼间已经找出六处火点，人们编成六队，从六方灌救，不到片刻，火势已经被控制住。

“少主！”有人高喊着。

听见叫唤，南宫远扯住缰绳，利落地回过身来，背后是烧得又红又亮的天空，俊雅的容貌在火光前，竟显得有几分冷戾，让人不敢直视。

人群被拨开，李达挤上前来，趴跪在地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磕头如捣蒜，把石地撞得砰砰响。

“少、少、少主——属下该死，没能救出少夫人——”

深邃的双眸，闪过一丝微乎其微的阴霾。

“还有人在里头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——”

追在后头的雷浩，热得受不了，又扯着嗓子吼起来。

“喂，南宫，够了，咱们撤！”这把该死的火，不但吵得他没办法睡，还烧得他头发都快没了，再待下去，只怕他这一身粗皮厚肉都要熟了。

又是一声轰然巨响，火花四溅，雷浩眼明手快，身形晃动，立刻闪到几丈之外，等到一回头，这才发现南宫远仍在原处，没有后退。

“这里交给你指挥。”他平淡地抛下吩咐，策马转身。

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白马飞跃，南宫远的身影消失在火焰之中。



四月楼已经成了一片火海。

起火点在主楼后的庭院，附近的建筑全陷在火中，火势顺着回廊延烧。雅宅也有一半着了火，至于尚未着火的画梁雕栋，则是被熏得焦黑。

白马嘶鸣，在浓烟中踏蹄喷气，甩动鬃毛。他伸手轻拍白马的颈子，深邃的黑眸，在浓烟中显得格外明亮，仔细搜寻过每间屋子。

火灾来得突然，华丽精致的摆设，因人们争相逃命，被撞得东倒西歪。幽静的小院落里空无一人，里头的住客们，早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，就仓皇奔出，全都逃命去了。

是什么样的女人，遇到这场大火，竟还不晓得该逃命？

想起自己那即将过门的“新娘”，南宫远嘴角一勾，露出讽刺的笑容。

那个女人是被吓得腿软了，还是被烟呛昏了？或是，她也不满这场婚姻，宁可被烧死了，也不愿意嫁给他？

白烟缭绕,某种极轻、极轻的声音,从最角落的院落传来,南宫远侧过头,略略眯起眼睛,策马上前。

不同于其他院落,这儿房门未开,被人仔细地关上。

南宫远剑眉蹙起,挥出一掌。就听见“砰”的一声巨响,凌厉的掌风袭过,铁制的门锁迸碎飞射,木门却安然无恙,应声而开,整洁清雅的摆设映入眼中。

屋内空无一人,平静得像是没事发生,几件素雅的衣袍,随意披在木椅上。价值连城的碎玉桌上,搁着一壶香茗,跟几盘未动过的精致糕点。而通往内室的垂花门上垂挂着一幅薄纱,随风轻轻舞动,厅内景物若隐若现。

破门而入的巨响,惊动了内室,薄纱之后传来慵懒的问句。

“唔,石冈,你回来了吗? 哈嗯——”说着、说着,问话就转为呵欠,娇软的声音里充满浓浓的睡意——

睡意?

南宫远挑开纱帘,理智冷静的脑子,难得有瞬间空白。

花厅内的丝绢软椅上,躺着一个娇小的少女。

她身穿粉色的柔软丝衣,肩上披盖着花卉薄纱,盈盈不及一握的纤腰,则是束着红绣流苏,身姿婀娜动人。披散在软椅上的秀丽长发,则黑如绸缎,令人忍不住想要伸手触摸。

窗外火光荧荧,透过薄纱,照亮那张小脸。

晶莹粉嫩的脸儿,漾着浅浅红晕,娇美绝伦。即使在发问时,她的眼睛仍旧闭着,舍不得睁开,嫩嫩的红唇,因呵欠而微张,呵出轻柔可爱的呼吸。

她不是被烟呛晕了,也不是吓坏了,更不是宁死不嫁——

她在睡觉!

这个女人,竟然在睡觉!

整栋四月楼都快烧得精光了,她竟然还能抱着枕头,窝在这儿,睡得又香又甜。

听不见回答,软椅上的少女眼睑颤动,努力睁开堆满瞌睡虫的眼睛。只是,睡意涌来,她忍不住轻启红唇,酝酿另一个呵欠。

“哈嗯——”

这回，呵欠打到一半就停住了。

咦，不是石冈？！

银银眨着迷茫如雾的眸子，望着南宫远，再看向白马，既不惊慌，也不害怕，仍是半卧在软椅上，蜷得像只贪睡的猫儿。

“把马骑进屋里来，不太好吧？”她蹙着弯弯的眉，没头没脑地问道，似乎不在意被陌生男人瞧见了海棠春睡的模样，反倒比较介意他这么没规矩，竟把马骑进屋里。

“情况紧急，请姑娘见谅。”南宫远嘴角噙着莞尔的笑，黑眸中的讽刺，也在看见她的那一瞬间退去，被浓浓的兴味取而代之。

她也不追究，慵懒地点点头，大方地给予原谅，小脑袋歪在丝枕上，黑白分明的眸子，在他的俊脸上转了几圈，才慢慢地挪开视线，不经意地看了窗外一眼。

异常的光亮，让她困惑地眯起眼睛。

“天亮了吗？”

怪了，不是才睡了一会儿吗？怎么外头就亮得刺眼了？

南宫远摇摇头。

柳眉蹙得更紧，她偏头嗅了嗅，又瞄瞄外头。不对不对，如果只是天明破晓，怎么会有浓烟，以及那阵难闻的焦味？

“那，外头是怎么了？”她转头看向他，半撑起身子，一手支着下颌，靠在丝绵软枕上。

这个姿势，使得粉色的丝衣扯紧，那纤细的柳腰，以及胸前贲起的柔软曲线，显得格外鲜明，黑瀑般的长发包围着小脸，使她看来脆弱且诱人，教人移不开视线。

花厅门前，那双幽暗的眼眸注视着她，有火苗一闪而逝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事实上可是看得仔仔细细，没错过任何曼妙的细节，饱览了一切美景。

“失火了。”他面带微笑，口吻又轻又柔，将惊人的消息说得像日常的问候语。

室内一阵岑寂。

半晌之后，她才微张红唇，轻轻地吐了一个“喔”字，身子溜下软椅，细嫩的双脚踩进绣花鞋，总算离开了软椅。

南宫远伸出臂膀，准备抱她上马，以为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终于决定该要起身逃命。

她却理都没理他，摇摇晃晃地绕过挡路的白马，踱步到碎玉桌旁，端起瓷杯喝水，还探出小脑袋，观察门外远方的火光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搁下瓷杯，又慢吞吞地踱回来，腿儿一抖，那双绣花鞋就“啪”的一声重新落地，娇软的身子爬回软椅上，懒洋洋地扭了扭，恢复成原先的姿势，分毫不差。

“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逃，我再睡一会儿。”她又打了个呵欠，用粉脸磨磨丝缎，双眼一闭、两腿一伸，倒头做春秋大梦去也。

唔，火还没烧到这里来，她再睡一会儿应该无妨吧？

睡意来得很快，几乎是眼睛一闭上，她就要睡着了。迷糊之间，隐约听见耳畔有男子的轻笑响起。那声音醇厚温和，像烫热的好酒，令人听了心头就暖暖的，有着说不出的舒服。

突然，她腰间一紧，某种温和却又强大的力量，像最温暖的被子，将她仔细地裹住。

“啊！”钱银银轻叫一声。

她睁开眼，这才发现，自个儿已经被换了位子，从软椅上被扯了起来，拦腰抱进男人的怀里。

那张好看的俊脸，在她眼前放大了数倍，某种属于成年男子干脆而好闻的气息，将她环绕在其中。

“别怕。”南宫远轻声说道，行动却敏捷至极，不再浪费任何时间，迅速策马回身，离开屋子。

“怕什么？”她愣愣地反问，神态迷蒙。

他没有回答，莞尔的轻笑转为欢畅的大笑，那高兴的神态，像是捡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珍宝。

笑声震动他的胸膛，再传至她耳里，又酥又痒，是种好陌生的感觉。

纵然瞌睡虫发动总攻击，一波接一波地来袭，试图再把她拉回

去见周公，但生平头一次躺在男人的怀里，还是让她有些别扭，忍不住打起精神，像只毛毛虫般，不安分地扭过来扭过去。

这无心的举动，却把她逼入最糟糕的处境。两人的身躯厮磨，男性的体温穿透布料，熨烫在她身上，带来异样的刺激。双掌下的胸膛，坚实宽阔，像是裹了丝绒的烙铁——

唉啊，这怎么行呢？她可是未出嫁的姑娘，哪能被男人抱在怀里？

“你好像——呃，不该这样抱着我——”银银微微挣扎，刚喝过水的小嘴，不知为什么，这会儿又觉得渴得厉害。

呃，她觉得有些热呢，是因为外头着了火，室温增高的缘故吗？

腰间的钳制没有放松，反倒又加重几分，压得她只能贴得更紧，那力道用得恰到好处，没有弄痛她，却也让她挣脱不开，小脸反倒在他胸膛上磨来磨去，热烫得更厉害。

“为了救人，如今也只能冒犯了。”他低头对着她轻笑，俊容看来斯文而温柔，黑眸深处却明亮得有些异常。

她伸长脖子，仰头望着那张笑容，在心里衡量，是该为了自个儿的清白，奋勇咬他一口，然后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跳马，还是识时务地窝着不动，乖乖让他搂着。

她不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，更不是被摸了手就会尖叫着要跳楼的小女人。眼前危难当头，火都要烧到屁股上了，她总得退让一些，如果坚持男女授受不亲，只怕等会儿就要被烤成一块焦炭。

况且，这个男人的笑容如此温和，不带半分威胁，仿佛值得人全心信任，就连她瞧了，都忍不住要勾起嘴角，回以一笑。

有这种笑容的人，应该不会是坏人吧？

最重要的是，她好困好困呢，有好心人愿意抱她离开这儿，她乐得不用花费力气。

“那么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她小声地问了一句，打了个呵欠，不再反抗挣扎，软软的身子，舒服地靠在他的胸膛上。

“安全的地方。”南宫远答道，单手环绕她的纤腰。指尖上传来的柔腻触感，让他眸光转为深浓，笑意更深了几分。

“喔。”得到答案后，她不再作声。

白马迅速敏捷，载着一男一女穿过火焰四窜的长廊，在浓烟中奔驰，惊险地穿越几处火墙。

最外围的火势，因为多方灌救，已比先前弱了许多，只剩下几处的余火。马蹄踏过冒着白烟的废墟，从烟雾中飞窜而出。

落蹄的地方，是僻静巷道内。隔着焦味弥漫的烟雾，能看见众人齐聚在前方不远处救火。雷浩扯着嗓子，在人群间忙进忙出，大吼大叫的声音，即使隔了大老远，还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南宫远回身，凝目审视片刻，没有上前，反倒策马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他的手臂始终紧揽着怀里的少女，姿态亲昵，像在保护着珍贵的宝物。

“没事了。”他靠在她耳边说道，声音极低，语气轻柔，有如最柔软的羽毛轻轻拂过。

怀里的少女软绵绵的，别说是感激涕零，或是送上香吻答谢他救命之恩了，她根本就毫无反应，连哼也没哼一声。

他挑起眉头，低头察看。

只见她呼吸平顺，星眸紧闭，稚嫩的红唇微张，早已把握时间，重温美梦去了。

她又睡着了。

2

好舒服！

华美的丝绸软褥中，娇小的身子先是像毛毛虫般蠕动，白嫩的肌肤，贪婪地享受丝滑的触感。还没睁开眼睛，她就仰着小脑袋，红唇逸出软软的轻吟，小腿又磨又蹭，伸了个大大的懒腰。

唔，好久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。

银银满足地打着呵欠，在被窝里又滚了一会儿，直到瞌睡虫逃光，睡意涓滴不剩，这才肯慵懒地睁开眼睛。

滴溜溜的黑眸，在屋内转了几圈，映入眼帘的，全是陌生的景物，从身上的软褥、身下的红木雕床，到卧榻房的陈设，以及几尺之外隔开寝室与花厅之间的几层落地薄纱帐，她全都不认得。

惟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儿不是她的闺房。

她这场又甜又长，睡得心满意足的好觉，竟是睡在一间陌生的房里、一张陌生的床上。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就亏得不是在家里，她的耳根子也才清静了些，既听不见大姐催着她起床，更听不见丫环们围在床边碎碎念，蜜蜂似的嗡嗡响着不停，担心她多日粒米未进，会在睡梦里饿死。

银银举高双手，舒畅地伸懒腰，才神清气爽地溜下床，在屋内绕了几圈，摸索四周，思绪也一刻不停地转了起来。

纵然记忆被瞌睡虫鲸吞蚕食，但是她仍旧记得，在半梦半醒间，客棧深夜失火，一个男人闯进来，将她抱出火场——

这么说来，是他救了她？！

银银偏着小脑袋，若有所思地咬着唇，回想起那双深敛的黑眸。

那夜的火光之下，他俊美的眉目、温和的笑容，以及醇厚如酒的笑声，她记得格外清楚。就连手心上，至今都还残留着男性肌肤的温热触感，酥酥痒痒的——

咕噜、咕噜——

想得有些出神，肚子里的馋虫饿得发慌，发出抗议，在寂静的屋内听来，显得格外响亮。

银银甩甩头，制止脑子里的思绪，从回想变成胡思乱想。

她伸出手，把手心搁在丝裙上擦了一擦，抹去那阵说不上来的酥痒，接着走向花厅，准备去觅食，找些食物来祭祭五脏庙。

挑开几层的纱帐，花厅里的陈设更精致典雅，几个清丽的少女，梳着丫环髻，有的拿着抹布、有的拿着拂尘，忙东忙西，各自打

扫。

她们偶尔低声交谈，满口吴侬软语，声音好听而清脆，举手投足间全是南方女儿的温婉模样，让人看了就打从心里觉得舒服。

啊，太好了，她的运气真不错呢！眼前这些女孩看来都挺和善的，应该不会忍心拒绝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才对。

“各位姑娘，请问——”为了填饱肚子，银银弯起红唇，露出最友善的笑容。

话还没说完，原本态度轻松的丫环们，“刷”的一声，迅速转过头来，全都是一脸错愕。其中一个，正在擦拭宫灯的瓷灯罩，转头瞧见银银，震惊得小手一松，灯罩摔在地上。

哗啦一声，瓷片碎的到处都是。

激烈的反应，让银银也吓了一跳，她连忙后退三步，躲进纱帐底，再伸手摸摸身上，就怕是睡得迷糊，下床时漏穿了什么衣裳，春光外泄，让这些少女瞧见什么不该瞧的。

只是，她东摸西摸，却没发现任何不对劲，纤细的身躯上衣衫整齐得体，每个扣子都没松脱，该穿的、该戴的全没有任何遗漏啊！

绝美的小脸，带着满满的困惑，又从纱帐后头探了出来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她问道。

没人回答，丫环们像被点了穴，维持同样的姿势与表情。

“呃，对不起，各位姑娘，我有些饿了，是否可以请你们——”银银的肚子饿得厉害，忍不住再度开口，试图唤醒集体僵硬的少女们。

这么一唤，果然把她们的魂儿给唤回来了。七八个丫环同时蹦了起来，火烧屁股似的满屋子绕，嘴里又喊又嚷，激动极了。

“醒了！她醒了！”

“谢天谢地，我还以为她会一直睡下去。”

“醒了、醒了，终于醒了！”

“快去通知其他人啊！”

她们喊叫着，扔下手里的打扫用具，脚底抹油，一溜烟地全跑光了。

咚咚咚的脚步声远去，过了一会儿，变化为轰隆隆的巨响，由远而近地逼来。丫环们再度现身，只是没有半个人带着银银渴望的食物，反倒各自带回大队人马。

只见那票男男女女，个个奋勇争先，负责打扫的人，手里拿着扫把抹布；负责煮饭的人，握着菜刀锅铲，每个人都扔下手边工作，有志一同，小跑步地挤到这儿来。

花厅里被挤得寸步难行，众多人马像杂烩粥似的，推推挤挤地窝在一块儿，虽然嘴里抱怨，但是眼睛仍盯着银银，仔细地从她的头发丝儿，瞧到脚后跟，没有任何遗漏。

“让开点、让开点——”

“别挤啊！”

“啊，有人昏倒了！”

“喂，后头的，别拿着菜刀在我背后蹭！”

还有人挤不进来，不死心地推开窗子，在窗边用力跳啊跳，在每次的跳跃之间，努力伸长脖子，观赏屋内的“奇景”。

这回，轮到银银无法动弹。

她一头雾水，只能站在原处，极为缓慢地眨着美丽的双眸。过了半晌，好不容易每个人都找到合适的观赏位子，那些被挤、被踏的惨叫声，不再此起彼落后，她才能开口。

“呃，请问，谁愿意告诉我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礼貌地询问，希望得到一个答案。

倏地，人群中响起欢呼。

“她说话了、说话了！”有人兴奋地喊。

“太好了！”有人几乎要喜极而泣，只差没冲出去，跪在院子里叩谢苍天，仿佛她能开口说话，是上苍恩赐的奇迹。

诡异而热烈的气氛，让银银格外不自在，她偷偷往后退了一步，缩回寝室里，决定暂时回避，辜负肚子里乱叫的馋虫，再爬回舒服的大床，寻回些许清静。

“我想，我还是回去睡好了。”她喃喃自语，脑子里已经开始摒除杂念，培养瞌睡虫。

或许等她再睡醒，这些观众就会自动散场。只要没有这些人挡路，她要离开屋子觅食，可能还容易一些。

只是，听见那个“睡”字，人群再度起了骚动，个个惊慌失措，脸色惊骇，还没等她退回寝室，每颗脑袋就已经像波浪鼓般，拼尽力气地左摇又晃。

“不可以！”

“快拦住她。”

“别愣着，快带她去大厅！”

这下子，围着观赏还不够，他们冲上前来，有的抓手、有的抓脚，兴高采烈地扛起银银，嘴里嘿咻嘿咻地嚷着，急着要把她送去大厅，把她可爱的瞌睡虫全吓跑了。

这宅子占地辽阔，是典型的南方庭园，粉墙黛瓦，长廊两旁碧波荡漾，触目所及，都是翠绿的碧竹。

人们扛着她，经过一个三转的回廊，回廊每一折拐角的立柱上，各有一盏精致的薄瓷烛灯。回廊的尽头，是一个以太湖石和云南铁木修筑的花园。所到之处，奴仆在两旁夹道欢迎，人人都眉开眼笑。

被扛在上头的银银，转着小脑袋，左看看、右看看，不安的感觉在心中逐渐萌芽茁壮，压迫着胸口，令她手脚冰凉。

这些人实在热情过了头，发现她睡醒，就激动万分，也不知道在兴奋个什么劲儿，全都一派如释重负的模样，急着把她扛去大厅，像是只要把她送到那儿，从此就能天下太平、阖家安康。

大厅内早有人通风报信，雕花木门全被打开，看来贵气逼人，十分气派。宽阔的石地上，还铺了上好的丝绒毯，就等着迎接她入内。

她勉强撑起脑袋，眯着眼望向大厅，努力想看清楚里头究竟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
只是，春阳耀眼，照得她头晕眼花，根本瞧不清厅内的情形，只能看见那一扇扇洞开的木门，随着人群的脚步，在眼前变得愈来愈巨大、愈来愈巨大……

“启禀夫人，属下已经把——”

仆人的话还没说完，里头就一声恼怒的尖叫，女人的叱责里夹带着浓浓火药味，连珠炮似的轰骂出声。

“你们这些人，脑子里装的全是豆腐渣吗？竟敢这么折腾她？！就没有人会动动脑子，找张软椅来，仔细地把她送过来吗？松手、松手，全部给我松手，要是伤着她，我可不饶人。”一个杯子往外飞，刚好砸到门槛前，吓得所有人同时缩脚。

扛着银银的手，同时开始剧烈颤抖，连带地使高高在上的她也跟着抖个不停。

众人一改先前的欢乐气氛，变得战战兢兢，趴在地上，用袖子挥啊挥，把满地的瓷杯碎片清干净，确定没有任何障碍物，才小心地、仔细地把银银放下来，再确定她完好如初，没伤着一丝一毫，这才伸出手来，把她一寸一寸地往大厅里推。

这实在太可恶了！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些人不敢进大厅就算了，为啥还要推她进去？要是有什么危险，大家各自逃命，这不是很好吗？

被推到大厅中央后，她的背后突然刮起一阵小冷风，那些人送货到府后，头也不回地往外冲，夺门而出。

银银眯着眼睛，努力适应屋内的光线，眼前昏昏暗暗的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逐渐变得清晰。

宽敞的大厅里，布置得极为雅致。墙上挂了重金买来的名人字画，还摆了几架经史子集，有几分的书香气息。正中央的两张红桧宽椅上，坐着一对衣衫华丽的中年夫妻，而几尺之外，在竹节窗棂下，则坐着一个年轻的男人。

他黑眸深敛，藏着难解的幽光，一身清雅的蓝绣白衫，一派斯文，长衫两袖卷起，修长的指掌间握着一卷书，对着她浅笑。

是他！

